

由于邻近城市同学的到来，打乱了周末回家的计划。于是，我给老家的父亲打电话，告诉他暂时不回家，可打了多次，一直没有人接。第二天，我又打了电话，还是没人接，心里就有点担心。自从母亲去世了，老家就父亲自己在那儿，让他过来说啥也不来，说不习惯城里的生活。

我草草接待了同学，下午就坐车返回老家。进门时见父亲正在收拾菜园，悬着的心这才放下。闲聊中知道了电话不通是因为前几天刮大风，把电话线刮断了。

为避免这样的事再发生，我给父亲买了智能手机。这样，就可以随时和父亲联系，不再担心因电话不好用而联系不到父亲。

自从给父亲配了手机，有事没事就打电话或视频一下，老爸一举一动都清清楚楚，让我心里很踏实。十一快到了，几位朋友相约准备来一次家庭旅游，放松一下疫情带来的紧张心情，我不好拒绝。就想父亲打电话告诉他过段时间回家，可怎么也打不通。前几天刚给父亲的电话交了话费，不应该欠费呀，我只好取消了此次活动。匆忙坐车返回家，看见老爸正坐



在门口小凳上抽着烟，似乎在等人，我纳闷地问：“老爸，你在等人吗？”“是，等你啊，我就知道这两天你该回来了！”。

进屋时，我第一眼看见家里的电话线的一头被拔掉了，而

父亲一度好自称大老粗。从学历角度来讲，似乎没有什么不妥，因为父亲满共只读过两年小学。有次，偶见父亲的老同事，对过世已近三十年的父亲，由衷敬佩地称赞道，你父亲是个有见识的人。

记得我在读初中二年级时，有回，已深度喜欢上古诗词的我高声朗诵着苏轼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，正读到“羽扇纶(lun)巾，谈笑间，檣櫓灰飞烟灭。”却被父亲打断了，父亲笑眯眯地说：“那应该叫纶(gu ā n)巾。”我赶紧查字典，果然让父亲说对了。

内心好奇，我就单写了个“纶”字，恶作剧地让父亲认。父亲戴上老花镜认真地看了片刻，肯定地说：涤纶的纶呀！我忍住笑，追问父亲怎么知道纶巾的，父亲回答：“听古戏呀！戏里都是这么唱和念的。”我恍然大悟，源自于生活里的见识，有时简直就是一种学识。

一度我又喜欢上了书法，对此，父亲是大加赞赏。一段时间后，自我揣度写起繁体字来比简体字更易安排间架结构，便常常写些“古人云”之类的字句。有回，父亲在看过我写的字后，不由凑起了眉头，手指着“云”字对我说：“若指天上的云，你可以这样写，如果当说的意思讲时，你只能写作‘云’。”见我信将疑，父亲补充道：我读书的时候，学的可都是繁体字。

暗地里验证，还是父亲讲对了。

有一回，我与父亲刚进院子，哥哥便指着窗台上的一只鸡说：“我进门时都站在窗台上，见我进来，其他的都跑了，就它一个人还站在那儿。”闻言，父亲的眼睛明显地瞪了起来，大声教训道：“这书是怎么读的，明明是只鸡嘛，哪来一个人了？”随即父亲的语气和缓了下来，进一步说道：“话是说给人听的，所以一定要



在八十年代的农村，儿媳和婆婆吵架吵到大街上那是常事，无非都是为了了一些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整个村子却不时被闹得鸡犬不宁。做媳妇的感觉受了委屈叫来娘家兄弟大打出手也不稀奇。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搬谁来都不好使。在我家里，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我三个嫂嫂从来没有和我的父母红过脸，更没有撕破脸皮互相掐骂过。这应该得益于父亲平常惯用“高妙”之法处理家务事，树立了威望。

就拿我们家分家来说吧。大哥结婚后，一大家子在一口锅里吃了几年饭。我姊妹多，家庭负担大，为了不耽误大哥大嫂的时光，父亲主动提出分家，当时在农村分家，要请来一些德高望重的族人和老娘舅站场，一是为了压合面，好商量分家的细节，再一个是为了将来谁失信违背了约定，好出来作证主持公道。当时我家分家，父亲谁也不请，但我舅舅得知后自个赶来，舅舅也是心疼他的姐姐，那么多子女，将来任务重，他要为姐姐主持公道。

舅舅准备了纸和笔，要做记录，父亲笑着说记什么录，和自己儿子儿媳们较啥真。怎么分？父亲征求大哥和大嫂的意思，

手机的电池也被搁置在一边。没等我问，父亲就说：“昨天预报半夜要下雷阵雨，我怕电话被雷击坏了，就拔掉了电话线。手机电池没电了，我就拿下来准备充电。”

我抱怨道：电话、手机一个都打不通，有事给您打电话都联系不上，让我心里多担心！并且我把这次本想和朋友一起去游玩，就因联系不上，取消了这次活动。父亲听后楞了一下后歉意地说：下次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。

返程在车站等车时，碰到父亲的邻居王婶，和她闲谈。王婶说：“你爸就惦记你！”“我知道，为了方便知道老爸的行踪，我给他配了一个手机呢！我经常给他打电话！”我一脸自豪地说。当提到这次电话、手机都打不通的事，王婶意味深长地说：你爸应该是故意的。我听你爸说过，自从你给他安电话、配手机后，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。人一上了年纪，他就想自己孩子，不是电话里一两句问候就能解决的。

我总以为只要时常问候一下，父亲就可以高兴了，可我忽略了父亲的感受，父亲需要的幸福不是一次次电话的问候，而是儿女绕膝的团聚。



用词准确，这样才能准确地表达你的意思。”

空山无人，水流花开。时隔多年回想起来，还深为父亲的教导所折服。

我常想，学与识其实并不对立。生活里的见识，多是在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，这一积累过程也是一种学习，所取得的收获就应称之为学识。古人由此而言，世事洞达即学问，也应是这个道理。王国维也曾说过相同的道理：“书籍之不能代经验，犹博学之不能代天才，其根本存于抽象的知识不能取具体之知识而代之也。书籍上之知识，抽象的知识也，死也；经验的知识，具体的知识也，则常有生气。”

因此，在我的心目中，父亲还是很有学识的。尽管它是通过一些司空见惯的见识，而非高深的道理讲给我们听的，大多时还都在不经意间的身言传身教里。

大哥不说，大嫂也不说，家里负担那么大，怎么说？父亲见大哥大嫂为难，就自己说了自己的想法，给大哥盖的婚房归大哥大嫂所有，家里给他们的小家置办一套锅碗瓢勺，嫂子还没有分到大队的责任田，先从大家庭里给大嫂半个人的地种着，等大队调地，大嫂有了自己的那份，把这半个人的地还回来，地里的粮食归仓之前，家里的口粮随便吃。

父亲说完，问大哥大嫂有意见没有？舅舅在一边急眼了，问父亲没有了？父亲说没有了。舅舅也不怕得罪我大哥大嫂，挺身仗义：老大下面这么多姊妹，以后任务大着呢，咋也得在小弟兄们盖房结婚的时候承担着点。

父亲想想也是，就说两个妹妹你们不用管，打发闺女出门毕竟没有那么大压力，以后给小弟兄盖房子费用不用出，但要出劳力。当爹娘的努力给你们每人一套婚房，以后随着时代不同，房子可能也会越来越好，不能提意见，现在给你们房子搁现在也是最好的！小弟兄结婚，爹娘的年龄越来越大，你们就摊五百块钱，帮衬帮衬爹娘。说完，父亲问大哥大嫂行不，舅舅又急了，没有见过这么分家的！

分完家母亲留舅舅吃饭，舅舅还是愤不平，父亲开玩笑对舅舅说，家里负担大，能让一个儿子先奔小康就让一个儿子先奔小康吧，儿子过好了，做父母的、兄弟姐妹的还能吃亏？！

后来二哥分家，三哥分家，都照着大哥分家时那样执行。

父亲始终信奉“家和万事兴”。父亲平常和人相处，就经常“吃亏”，有人说父亲的威望完全是用“吃亏”换来的，父亲不置可否，但父亲晚年的幸福生活着实让身边的很多人羡慕。



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，我最忘不了的是他铁一样的肩膀……

那时候，农村的劳动都还要靠人力，父亲的肩膀很少有闲着的时候，扁担成了他最好的伙伴，担水挑粮自不必说，到县城赶集、外出走亲戚也要挑着两个筐子，前面的筐子挑着该挑的东西，后面的筐子父亲专门捡拾路上的牲口粪。父亲还在荒沟里开垦了一块地，因为坡陡，又没有路，那里种的庄稼全靠父亲肩挑背扛。有一次，父亲在挑麦时滑了一跤，不但手蹭破了皮，腿上还被荆棘扎伤了，但父亲一会儿也没歇，他抓了把黄土捂在伤口上，就继续坚持把收割好的麦子挑到了家里。

除了扁担，再就是架子车，车杆上的皮带也成了父亲肩膀上的常物。我们家里人口多，劳力少，每年拉庄稼，父亲不得不使出浑身力气，架子车装得小山一样。村头有个河堤，堤外也有庄稼地，每次翻河堤，父亲的身体向前趴得更厉害，几乎要碰到前面的路面；额头上的汗珠落得更密集，几乎要洒湿飞扬的尘土；架子车上的皮带陷得更深，几乎要勒进父亲的肩膀。架子车虽然在地上跑着，但还像扛在父亲的肩头。

我初中在镇里上学，有个周末，因为前几天下大雪，镇上的水泥路有人扫过雪，骑着自行车一点儿也没事，可是回家还要走一段土路，刚开始还能骑，但没走多远，车轱辘就陷进了泥里。两边都是麦地，路上也没有人，真是进退两难。我正在着急的时候，看到远处走来一个人，竟然是父亲！他穿着胶鞋，走到我跟前，弯腰把自行车扛在肩膀上，对我说：“走吧！家里有些事，来接你晚了。你娘还在村头等着呢！”父亲在前面走着，虽然路很滑，泥巴沾满了鞋底，肩上扛着自行车，还有自行车上的行李，父亲走得没那么稳当，但他的步伐很坚定，寒风吹着，我在后面也看不到他有没有出汗，我虽然空着手，还是赶不上父亲。父亲看我落在后面远了，就放下自行车等我，近了，我才看到父亲嘴里呼呼喘着热气，额头花白的头发被汗珠沾在了那里。我说：“爹，自行车重，咱走得慢些！”父亲说：“东西在肩上，走得慢反而更累！没事，大不了我等等你！”看着父亲又把自行车扛在了肩膀上，行走在雪地中，我的眼泪终于禁不住落了下来……

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的肩膀仿佛铁打的，支撑着我们家过上了美好生活，但遗憾的是，父亲却没能享受到多少幸福，就不幸永远离开了我们……

无论身处何地
总有一种关怀
如影相随
也许只是只言片语
却饱含了
无限的情感
父爱是
深沉而伟岸的
严厉的眼神中
从不缺少温情
父爱又是
平淡却不凡的
冷峻的表情背后
尽是暖暖的亲情
父爱无声
让我在成长的历程中
有了坚强的精神支撑
父爱伟大
让我在每一个人生阶段
都目标笃定 步步向前

父 爱
诗/杨亚爽